

音乐之魔

[法] 雅恩·阿里佩摇著

海天出版社

摇图书在版编目(悦孕)数据

摇音乐之魔(辕法)雅恩·阿佩里著·郎维忠译(援京深圳):

海天出版社(圆田愿)

摇(西方畅销书译丛)

摇(东昇苑原惠珍原苑)

摇I 援音...摇II 援①阿...②郎...摇III 援长篇小说(原去国)

原现代摇IV 援(缘远)缘

摇中国版本图书馆(悦孕)数据核字(圆田愿)第(缘缘)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摇(缘田))

漂表: 辑增曾爱(缘田)

责任编辑:胡小跃(摇)封面设计:王晓珊

责任技编:卢志贵(摇)责任校对:黄海燕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(圆田)电话:(圆田)愿(圆田)

深圳希望印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(摇)海天出版社经销

(圆田)年 愿月第 员版(圆田)年 愿月第 员次印刷

开本: 愿(愿)伊(愿)愿(愿)摇(愿)印张: 苑(愿)

字数: 员(愿)千(摇)印数: 员(愿)册(圆田)

定价: 员(愿)元

图字: 员(愿)原(圆田)原(圆田)号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献给基亚拉

第一章

致命的音乐

摇摇美妙而奇异的音乐震撼人心,竟使他最要好的朋友激动得七窍流血,当场死于剧场



在客厅的红布灯罩下，我注视着拉萨鲁斯·赫苏鲁姆，不知有多少分钟了，我的手指按在象牙色的钢琴键上，双手不敢离开键盘，因为害怕就要感到的狂喜成为立即获得殊荣与自我解脱的启示。我坐在钢琴旁，节拍器的摆杆总在来回摆动，血在流淌。两道细细的血流从鼻子的两侧出现，然后扩展到嘴角，沿着喉咙往下流，流进他的衬衫领子里，直到他的喉结两边。

节拍器继续打着拍子，摆杆控制时间的流逝，它以“弹性速度”^①徒劳地轻敲，它的尖端轮流指向我俩在客厅固定不动的侧影，辞别一个，以便趋向另一个。我意识到自己处在它均匀节奏的掩护下，那节奏测着沉寂，完全消除沉寂，而黑血在扩散，跟汗水混在一起，渗进他外衣的料子，浸透衬衫、裤裆，一直湿透皮鞋里面。

拉萨鲁斯微笑着，把一只手伸进口袋里，大概要寻找他的手帕，一块刺绣了他的姓名缩写的方丝巾。但是，他的手恐怕再也不能举到脸上，再也不能解开包着果仁

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*elasticità*——译注。

糖的玻璃亮光纸，再也不能在乐谱的谱线之间滑动，以发现印刷错误和表情记号的错误，再也不能拙劣地弹钢琴，再也不能抹去眼睛上的泪水。那手似乎在口袋里蜷缩起来，就像生病的动物一样躲藏，另一只胳膊下垂着。

摇源

我演奏完自己创作的叙事曲的初版，那是一首简单的钢琴练习曲，将它配器，仍然是黎明某些幸运时刻的梦想。报时钟在宽敞的套房深处清脆地响了一次。我回想起在阿达公园高地散步时，下了一场阵雨，我们在一棵杨树底下休息，我是怎样回答拉萨鲁斯提出的令人难堪的问题。我记起了我对他说，我认为，在所有死亡方式中，淹死最不令人讨厌，当人们一旦经受了使自己的思想淡化、情感逸去的海啸，淹死最符合他们的本性。我对拉萨鲁斯说，在死亡可能出现的自然音阶中，我选定来自船舶失事的自然音阶。如果我有这种自由，时候到了，就会用力地弹 粤小调和弦，升九度降十三度。我想象在下沉的时候，我将感受不到重要的事情，根本没有很新的感觉。各种各样的虚妄的想法涌了上来，速度继续急促，一个十六分休止符，一个耀眼的不存在，一个匆忙划出的永恒终止线，我对他说，因为我直到最后都不肯没做完工作就死去。

我本想知道那确切的时刻。是在强弹一个过渡音符，一个压低的音符，一个强拍子，某个不谐和音，还是在一个休止符？我本来可以尽全力去弄清楚，在激动中忘

记自己就坐在拉萨鲁斯旁边，我什么都不拥有。我有什么可以换零钱？除了从我的旅行箱，一个从前乡村医生用的小箱子里拿出来乐谱纸，除了1955年出品的帕夸尔牌节拍器，除了我刚完成的钢琴独奏音乐会，我一无所有。

根据一个不变的传统，我本来可以在半夜十二点钟再见到拉萨鲁斯，我坐在钢琴旁，呷着大麦糖浆香味咖啡，小口小口地吃果仁糖，听他对我谈中世纪的记谱体系，用于某个协奏曲的低音大号演奏处理，在另一首协奏曲里的巴松管独奏等问题。我也对他的话作了回应——展示威廉·托马斯·斯特雷霍恩的一个主题的最初节拍，我看见他闭上眼睛，故作恼怒。斯特雷霍恩永久的伙伴杜克·埃林顿^①在他去世时写道：“可怜的小甜豆，上帝保佑最伟大的人比尔·斯特雷霍恩永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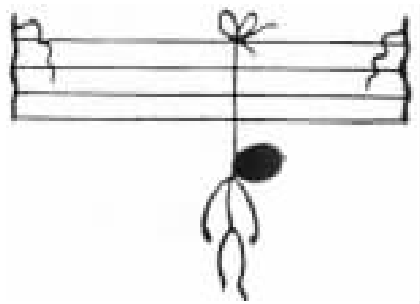
愿上帝保佑拉萨鲁斯及其可笑的名字，保佑他耳朵上现在渗出的血珠；保佑他矫揉造作、谨小慎微的微笑和着装；保佑他讨厌握手、受人尊敬的标志、亲戚关系、邀请、首场演出、剧场加座、女歌剧演员、梦想、精神分析诊室（确实，所有的诊室，病人都不是单独去的）、隐私日记、纸手帕、折了角的书页、打开的门和堵塞的窗户；保佑他给我恰到好处的微笑。我喃喃地说，愿上帝保佑拉萨鲁斯的名字，感到压抑不住的高兴，我从此

^① 美国钢琴家、指挥家、爵士乐作曲家（~~威廉·托马斯·斯特雷霍恩~~）——译注。

拥有无限的力量。我在半明半暗的起居室里，处在威尼斯镜子和黑夜之间，镜子反映出没有星星的黑夜，没有星星的黑夜反射在虚无里。我接着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前走！”

遥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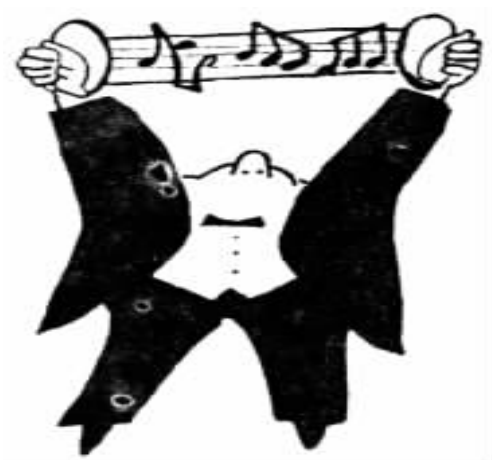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节拍器和我单独相处，我这个人的生命，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序曲，我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而节拍器则是我犯罪的工具。



第二章

生于死日

摇摇他出生的那天，母亲与祖父离奇死亡，他的生命至少需要两个人的命来换



前额倾斜，泛着橙红色的光，微微颤抖，遮掩着泪水，浸了硫磺的火柴头仍在他的两个手指之间冒烟。他还不知道他的儿子我出生了。我还不知道自己刚刚在伯格·原奥普·原祖母街的医院诞生。我还没有取名。我父亲为他刚刚去世的父亲，即他被夺走的希望而哭泣。

摇篮

“让他长眠吧，主啊，永恒的光为西吉斯蒙多而闪耀，安息吧，阿门。”神甫的声音停止了。我听着这祈祷声，能够马上把它记录在我空白的思想上，把它规则的曲线分割成小段，那些小段渐渐变圆，成为（实心椭圆的）四分音符和（带钩的）八分音符，一个缓慢的无伴奏变音齐唱结束了，仿佛一个宣叙调演唱者的声音，在悲伤、高亢、低沉、尖细的声音之上裂开。躺着的人影和站着的人影之间，有一个减四度的降音程。堂·西吉斯蒙多和他的儿子之间的音程，这次上升了五度。奥泰洛和埃吉迪奥神甫是一起长大的，连生日也相同，我觉得只有他们之间的一致，才能令人想起他们共同的痛苦，那痛苦使他俩前一天相聚在老人的床前。

我就这样观察和思考着这黑暗中的三位一体，外面汽车鸣响喇叭，孩子们尖声叫喊，雪在融化，车轮在霓虹灯下行驶，与薄冰摩擦发出嘎吱声。我父亲背对着墙，过去了的白天和整个夜晚，他都没有离开他坐的椅子。人影依稀，进入那个房间，脱下帽子，肩膀上挂满雪花，大衣上淌着水。人们络绎不绝。他们都像我父亲那样，一言不发，面貌看不清，呆在床的另一边，靠近祖父的

扶手椅，跪着或者坐着，祖父生前喜欢挺着大肚子稳坐在扶手椅里，监视死胡同里来来往往的行人。接着，临终者做了一个焦躁的动作，就像路灯照亮泥泞的道路，埃吉迪奥连忙叫接连不断的黑色人群停下。

“父亲，”奥泰洛说道，因为西吉斯蒙多的手在战栗，手里握着外祖母传给母亲，母亲再传给他的椭圆形颈饰，里面有外祖母玛利亚·泰雷莎的肖像。现在只剩下她烫金的名字，她的肖像已经鳞片般脱落，变成铅色，那支离破碎的面庞，好似儿童图画簿上的虚线迷宫图，等待着一只胖乎乎的小手，拿起彩色铅笔，把虚线连起来，逐渐恢复那失去的面貌。

这件首饰最终到了我的手里，我只打开过一次，里面透出珧琅般微弱的光。我看见肖像的轮廓已经褪去，隐约看到一个女人的头，或者什么也看不清，这椭圆形颈饰从此就在一个抽屉里睡觉。我几次自问，这件遗物在我的父亲眼中究竟有什么价值？这个傍晚就要改变他的人生进程，对于他和我本人来说，直到他去世，人生进程绝不会结束。我在想，嵌在颈饰盖子里的圆形乳白石，在这个晚上可能具有什么意义？石头的发光特性是否被人注意到了？它似乎连续发出淡淡的光，它光滑、半透明，似乎更能够吸光，吸收蜡烛的火星，并且吸收折射到地板和家具的涂料上、埃吉迪奥的手表和眼镜玻璃片上、以及门的铜把手上的光，还吸收从百叶窗透进的零散的光。我也许想知道，在很长时间以后，有一天

我决定去死，走向水塘时，他是否也像我一样，认为那宝石犹如非物质体，一缕永远不会折射的月光，一条蜷曲的火蛇，一团盘曲的冷焰，半透明，不分昼夜，把全部的光集中在它的轨道上，时间固定了，如同被催眠一样，承认自己服从星星微妙的物质。但是，我父亲从不怀疑这个事实，除非我引起他反感，便在思想的某个角落，设想着相应产生的恐惧，希望因此摧毁我。

“父亲，”他嘎嚅地说，“讲给我听吧。”

我还没有出生，西吉斯蒙多总在呼吸，两个儿子听见痰在他的支气管深处呼呼作响，听见这个患不治之症者艰难的喘息。我尚未诞生，母亲流尽了羊水和汗水，身子由后向前扭曲，一位产科医生和一位助产士焦虑地看着她。就在同一个夜晚，同一个时刻，伯格原奥普原祖姆街的纪念医院里，一个男孩降生了；隔七个“街区”，在丹伯里大街十八号，一位老人的心脏，向陌生的神多要了几分钟。在一间灯光强烈的产房，与一间半明半暗的家庭卧室之间，发生了战斗；我父亲在尽他的义务与孝顺父母的神圣职责之间也有战斗，对于我父亲和我来说，战斗事先就失败了。因为他始终没能从西吉斯蒙多的嘴里得知他那么想知道的东西，因为我母亲去世了，没有认识我，也没有跟父亲再见面。

我只是从户口簿上知道母亲的情况，她父母的姓名，她出生、结婚的时间和地点，当然也知道她去世的时间

偿。“父亲，告诉我吧，我不能就这样让您走的。”

“让我安静。”

“你把她怎样了？”

“我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你别缠住他。”埃吉迪奥说，想拉开捏在一起的手
播源（西吉斯蒙多的手里握着椭圆颈饰，奥泰洛的手紧压着父亲的手）。奥泰洛主动松手了，冲动地往神甫的肚子上打了一拳，打得那么艰难，连自己都上气不接下气。他踉跄地往后退，试图说话却不能说，只是张嘴吸气，发出轻微的吁吁声。

“你对我说过，你对那件事无所谓。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。”

“不要讲得这么大声。”

“你给了钱？你打发走了某个人？你让那人消失了？你干了什么？……”

圆

关于另一个女人朱迪丝，我既不知道她的全名，也不知道她的出生日期与死亡日期，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死了，或者还活到今天。我不知道她的音容笑貌，却知道她的幽魂穿着我母亲在结婚那天穿的白纱衣，仿佛一个泛着泡沫的波浪同另一个波浪相交汇。从我保存在皮夹子里的照片来看，她略施脂粉。我再也不敢看那

张照片，害怕照片一经暴露就会变黄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有两位呵护我的天使，从两侧俯身向着我，她们的形象交织在一起，以同样的声音低唱着。她们干预、修改我谱写的曲子，要求声音响亮，建议谱线之间要有一种清晨的宁静，如果我母亲抓休止符，那么朱迪丝就管那些加大的和弦，哪里要长时间持续，哪里要解决，即由不协和弦进入协和弦。

我是从埃吉迪奥那里得知她的情况的，以后我将会谈到我和他非常偶然的相见。我父亲不爱合法的妻子费尔南迪娜·德菲利切·德·切萨里斯，而爱一个祖籍纽约（我怀疑奥泰洛对这个城市情有独钟）的少妇，她到芝加哥来学钢琴，老师是那部神秘的《对位法基本原理概要》的作者彼得·弗兰格尔。她开始学习交错速度，不规则切分和在不可常去的街区即兴演奏的渐强音，这时弗兰格尔教授和他选定的学生们，正在刻苦钻研巴赫^①的一首赋格曲，或者没精打采地幻想一个没有音阶也没有琶音的世界。在这理想的世界，布鲁克纳^②并没有钻营卑微的管风琴师职位，指望飞黄腾达，却当了一个山村小学教师。安东·德沃夏克^③是捷克内拉霍泽韦

① 德国著名的作曲家（员译原员译），有“音乐之父”之称。——译注。

② 奥地利管风琴家（员译原员译）。——译注。

③ 捷克钢琴演奏家、作曲家（员译原员译）。——译注。